

唐诗的风采

刘开扬 著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论唐初四杰及其诗
论孟浩然和他的诗
论王昌龄的诗歌创作
略论李白的艺术成就和表现方法
论杜甫的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
论柳宗元的诗
读李贺诗小笺
论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
论李商隐的爱情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诗的风采 / 刘开扬著. —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00. 6
ISBN 7-80622-478-5

I. 唐... II. 刘... III. 唐诗-文学研究-文集
IV. I207.2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12774号

责任编辑 刘毅强
封面设计 王俭
技术编辑 张绍军
张伟群

唐诗的风采

刘开扬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 上海福州路424号 (邮编 200001)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	2000年6月第一版 200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1.125 字数 510千 印数 0001-5000
ISBN 7-80622-478-5/I·135	定价: 34.50元

论唐初的诗坛

—

论唐初的诗，不能只从唐初谈起，而应该溯及齐梁陈隋的诗，因为唐初的诗坛，是弥漫着梁陈遗风的。要说明梁陈诗风，最好是从小初钟嵘的《诗品》谈起。他在叙文里畅叙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，对魏晋以至刘宋元嘉中的诗歌他都加以肯定地说：

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，公幹、仲宣为辅；陆机为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阳为辅；谢客为元嘉之雄，颜延年为辅。斯皆五言之冠冕、文词之命世也。

他强调《诗·大序》提出的六义中的赋、比、兴三义，他说：

故诗有三义焉，一曰兴，二曰比，三曰赋。文已尽而意有餘，兴也。因物喻志，比也。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。宏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幹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青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若专用比、兴，患在意深，意深则词踈。若但用赋体，患在意浮，意浮则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无止泊，有芜漫之思矣。

这是说得很全面的。不如《文心雕龙·比兴篇》的，是他没有指出“比显而兴隐”，但比陈沆《诗比兴笺》的过分强调比兴为愈，因为陈氏是针对中唐以下只知用赋，而比兴全无说的。古今为诗者众矣，或以赋为诗，则诗近于文，或专尚比、兴，则诗意不显。而名家成功之作，往往兼此三用，故少瑕累。他指出诗人对四时气候变化、嘉会和离别，自然感而为诗。他还强调诗人的特殊经历和遭遇，与作诗有极密切的关系，他说：

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，或骨横朔野，或魂逐飞蓬；或负戈外戍，杀气雄边。寒（当作塞）客衣单，孀闺泪尽。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反；女有扬蛾入宠，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？非长歌何以骋其情？故曰：“诗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矣。

这一段话，比起《诗·大序》说的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，而形于言。……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，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更为具体深刻，也更为中肯一些。

对于齐梁的诗，他则指斥不遗余力。他说：

今之士俗，斯风炽矣，才能胜衣，甫就小学，必甘心而驰騫焉。于是庸音杂体，人各为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耻文不逮，终朝点缀，分夜呻吟，独观谓为警策，众睹终沦平钝。次有轻薄之徒，笑曹、刘为古拙，谓鲍照羲皇上人，谢朓今古独步。而师鲍照，终不及“日中市朝满”（鲍照《代结客少年场行》句），学谢朓，劣得“黄鸟度青枝”（虞炎《玉阶怨》句，见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三，《玉台新咏》卷十度作间），徒自弃于高明，无涉于文流矣。观王公缙绅之士，每博论之余，何尝不以诗为口实，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。淄澠并泛，朱紫相夺，喧议竞起，准的无依。

他批评的庸音杂体，有富家子弟的平钝之作，有轻薄之徒模拟鲍照、谢朓的拙劣诗句，也批评了王公缙绅的任意评诗，不辨淄澠，以紫乱朱。这就比《文心雕龙·明诗篇》只谈晋宋的玄言、山水诗更进了一步。后者说：“江左篇制，溺乎玄风，……宋初文咏，体有因革，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；俪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，情必体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而追新。”也比刘勰在《通变篇》只说“今才颖之士，刻意学文，多略汉篇，师范宋集，虽古今备阅，然近附而远疏矣”更为具体明白。后来魏征在《隋书·文学传》序中说：“梁自大同以后，雅道沦缺，渐乖典则，争驰新巧。简文、湘东启其淫放，徐陵、庾信分路扬镳。其意浅而繁，其文匿而彩，词尚轻险，情多哀思。格以延陵之听，盖亦亡国之音乎！周氏吞并梁、荆，此风扇于关右，狂简斐然成俗，流宕忘反，无所取裁。”也是同样的意思。

钟嵘标榜诗语的直寻，反对用事，是有他的针对性的，他说：

至乎吟咏情性，亦何贵于用事？“思君如流水”（徐幹《室思》句）既是即目，“高台多悲风”（曹植《杂诗》句）亦惟所见，“清晨登陇首”（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五七引张华诗句）羌无故实，“明月照积雪”（谢灵运《岁暮》句）讵出经史？观古今胜语，多非补假，皆由直寻。颜延、谢庄尤为繁密，于时化之，故大明、泰始（宋孝武帝、明帝年号）中，文章殆同书抄。近任昉、王元长（王融字）等词不贵奇，竞须新事，尔来作者，寝以成俗，遂乃句无虚语，语无虚字，拘挛补衲，蠹文已甚。

这段话对齐梁诗的诗语好用事不重直寻，批评是中肯的，但他认为“经国文符，应资博古，撰德驳奏，宜穷往烈”，而诗歌则完全不须用事，却不免有些矫枉过正。还是刘勰说的“取事贵约”（《文心雕龙·事类篇》）可供补足。

同样，他对宫商四声也持反对的意见，他说：

昔曹、刘殆文章之圣，陆、谢为体贰（孟、荀体法颜、冉）之才，锐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闻有官商之辨、四声之论。……古曰诗颂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。……与世之言官商异矣。今既不被管弦，亦何取于声律耶？……王元长创其首，谢朓、沈约扬其波。三贤或贵公子孙，幼有文辩。于是士流景慕，务为精密，襞积细微，专相陵架，故使文多拘忌，伤其真美。余谓文制本须讽读，不可蹇碍，但令清浊通流，口吻调利，斯为足矣。至平上去入，则余病未能，蜂腰鹤膝，闾里已具。

这也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处。四声八病诚然过于烦琐拘迂，但诗歌发展已到了王融、谢朓、沈约“三贤”的时代，也就不能不出现重声律的局面，诗虽然不一定要被之管弦，但吟咏讽诵也还应求其铿锵谐调。刘勰对声律的论述有过分强调之病，但他说：“凡声有飞沉（平清仄浊），……沉则响发而断，飞则声扬不还：并辘轳交往，逆鳞相比；迂其际会，则往蹇来连，其为疾病，亦文家之吃也。……左碍而寻右，末滞而讨前，则声转于吻，玲玲如振玉，辞靡于耳，累累如贯珠矣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声律篇》）还是说得很对的。故范文澜说：“八病苛细固不可尽拘，而齐梁以后，虽在中才，凡有制作，大率声律协和，文音清婉，辞气流靡，罕有挂碍，不可谓非推明四声之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注》卷七，五五六页）又如《丽辞篇》之谈对偶，也可补钟嵘的不足。

善于全面体会钟嵘所针砭的时风，则齐梁陈隋诗歌的衰敝就可以想见其大略。这里举王融、谢朓、沈约用事过多的诗各一两首以资说明。如王融《寒晚敬和何征君点》诗说：“……虚堂无笑语，怀君首如疾，早轻《北山》赋，晚爱东皋逸。上德可润身，下泽有余饬（音必）。”他还有《抄众书应司徒教》、《奉和竟陵王郡县名》、《药名》诗等。如沈约《长歌行》说：“……一倍

《古诗笺》作陪)茂陵道,宁思柏梁宴,长戢兔园情,永别金华殿。声徽无感简,丹青有余绚,幽籥且未调,无使长歌倦。”如谢朓《新亭渚别范零陵云》:“洞庭张乐地,潇湘帝子游,云去苍梧野,水还江汉流。停骖我怅望,辍棹子夷犹,广平听方籍,茂陵将见求,心事俱已矣,江上徒离忧。”至于声病,在他们的诗中也未能免,可见八病之说实为过甚。

当然,梁陈诗中以其浮艳庸下为世诟病的宫体诗,就不只是用事和声病的问题,而钟嵘也未及得睹其流弊之深。梁简文帝是一个代表,他所写的什么《艳歌篇》、《长安有狭斜行》、《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》、《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》、《戏赠丽人》、《咏内人昼眠》、《美人晨妆》、《夜听妓》之类,毋庸深论。连《从军行》这样的诗,结尾也要写上“小妇赵人能鼓瑟,侍婢初笄解郑声,庭前桃花飞已合,必应红妆起见迎”。梁元帝也写过《夕出通波阁下观妓》、《看摘蔷薇》、《戏作艳诗》之类。总之这类诗是庸俗低劣的。倒是谢朓、阴铿、何逊还写了一些好诗,刘峻(孝标)为诗尤有清劲之气,其《出塞》一首可称杰作。这样的诗是不多的。

以后陈后主写了《三妇艳词十一首》、《舞媚娘三首》、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寄碧玉》等。而江总,“于五言、七言尤善,然伤于浮艳,故为后主所爱幸,多有侧篇,好事者相传讽玩,于今不绝”(《陈书·江总传》)。像《置酒高殿上》、《今日乐相乐》、《咏燕燕子飞应诏》、《杂曲三首》、《梅花落》、《七夕》、《和衡阳殿下高楼看妓》、《秋日新宠美人应令》、《新人姬人应令》、《内殿赋新诗》等都是。更不要说后主“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(江总等)共赋新诗,互相赠答,……其曲有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临春乐》等,大指所归,皆美张贵妃、孔贵嫔之容色也。其略云:璧月夜夜满,琼树朝朝新”(《张贵妃传》后附)了。当然,也有少数稍好的诗,但不能改变总的卑下的情况。

《隋书·文学传》序又说:

高祖初统万机，每念斲雕为朴，发号施令，咸去浮华。然时俗词藻，犹多淫丽，故宪台执法，屡飞霜简。炀帝初好艺文，有非轻侧之论，暨乎即位，一变其风。其《与越公书》、《建东都诏》、《冬至受朝诗》及《拟饮马长城窟》，并存雅体，归于典制，虽意在骄淫，而词无浮荡，故当时缀文之士，遂得依而取正焉。所谓能言者，未必能行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。……时之文人，见称当世，则范阳卢思道、安平李德林、河东薛道衡、赵郡李元操、巨鹿魏澹、会稽虞世基、河东柳谔、高阳许善心等，或鹰扬河朔，或独步汉南，俱骋龙光，并驱云路。

这一段话大体上是说得平实的，既有李谔上隋高祖书请革文弊，而炀帝的诗也有《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》、《早渡淮》、《夏日临江》、《北乡古槐树》等雅正之作。卢思道写了《从军行》、《赠别司马幼之南聘》。杨素写了《出塞二首》、《赠薛播州十四首》、《赠薛内史》、《山斋独坐赠薛内史》等，《隋书》本传：“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番（当作播）州刺史薛道衡，词气宏拔，风韵秀上，亦为一时盛作。”刘熙载《艺概》卷二：“隋杨处道（素字）诗甚为雄深雅健。齐梁文辞之弊，贵清绮不重气质，得此可以矫之。”薛道衡写了《出塞二首和杨处道》、《昭君辞》、《昔昔盐》、《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》、《人日思归》等。虞世基也写了《出塞二首和杨素》（见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九七，《全唐诗》卷三六收第二首入虞世南诗）。这些都是比较好的。但是炀帝也有《持楫篇赐吴绛仙》、《忆韩俊娥二首》、《赠张丽华》（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注：“此或伪笔。”）、《嘲罗罗》等艳诗，亦非全无浮荡之词；虞世基也写了《赋得戏燕俱宿》；就是卢思道，也还写了《夜闻邻妓》（一作《观妓》）、《后园宴》等。所以毕竟梁陈余风犹存，隋时君臣也仍然继承梁陈写作一些浮艳的诗歌。直到唐初未能完全改正。

二

以下论述唐初的诗坛状况。

梁陈余风在唐初是存在的,但同时,隋朝改革文弊的影响也很明显,大体说来,以陈叔达、杨师道、谢偃、上官仪等人为前者的代表,而虞世南、王珪、魏征、王绩等人则代表新的健康的诗风。不过,在多数诗人的作品里,也还不能完全免去前者的感染,因而像李百药、陈子良等较优秀的诗人,也写了一些浮艳的诗,这一复杂的情况只有从具体作品里加以分析、概括才能明白。不仅如此,谢朓、阴铿、何逊、刘峻等人的清新雅正之作也如同薛道衡、杨素、虞世基等人一样,给予了唐初诗坛新鲜的活力,为日后初唐四杰直到陈子昂的诗歌改革做了一些准备。而唐律诗的形成,也与沈、谢等的注重声律有很大的关系,这是应该同时说明的。

陈叔达(五六〇?——六三五年),字子聪,陈宣帝之子,在陈封义阳王,赋诗甚捷,徐陵奇之。入隋,为绛郡(今山西新绛)通守(位次太守)。降于唐,授丞相府主簿,进黄门侍郎,兼纳言,拜侍中,封江国公,贞观中,拜礼部尚书。“坐闺庭不理,为宪司所劾”,以散秩归第卒。所著《隋纪》二十卷(《唐文粹》卷八十二《答王绩书》),今不存。

陈叔达的《早春桂林殿应诏》诗写道:

金铺照春色,玉律动年华,朱楼云似盖,丹桂雪如花。水岸衔阶转,风条出柳斜,轻舆临太液,湛(一作仙)露酌流霞。

只有次联失粘,这在当时是不觉为奇的。全首平仄谐调,写宫殿春景幽美,见得他写诗的功力,难怪十余岁时赋十韵诗即为徐陵所赏。与上官仪的同题诗都可作为唐初宫廷诗的代表作。这样的诗

题材狭窄,与社会生活完全无关。叔达还有《初年》诗说:“和风起天路,严气消冰井,索索枝未柔,厌厌漏犹永。”写的也是宫漏尚长的年初。《自君之出矣》说:“自君之出矣,明镜罢红妆,思君如夜烛,煎泪几千行。”(另一首《乐府诗集》卷六十九为贾冯吉作)此题始作于宋孝武帝,乃拟徐幹《室思诗》之第三章,以后作者甚多,王融有两首,范云作了一首,陈后主作了六首。陈叔达作了此一首,可说是梁陈余风。《听邻人琵琶》也是类似的作品。只有《咏菊》一首最好:“霜间开紫蒂,露下发金英,但令逢采摘,宁辞独晚荣?”胡震亨用中唐朱湾的“受气何曾异,开花独自迟”(《秋夜宴王郎中宅赋得露中菊》)来和这诗的后两句比,说陈作“婉厚乃尔”,朱作“费较量矣”(《唐音癸签》卷十一),此诗自然幽美,朱作却显衰飒。总的说来,叔达诗虽不算很低劣,但大多还应属于轻艳之作。

再谈杨师道(?——六四七年),字景猷,华阴人。隋宗室,清警有才思,入唐,授上仪同,尚桂阳公主,封安德郡公。贞观中,拜侍中,每退朝后与当时英俊宴集园池为文会,师道作诗援笔直书如宿构,为太宗所赏。后转中书令,改吏部尚书、摄中书令,贬为工部尚书,转太常卿卒。

师道有《阙题》一首(《玉台后集》),实为宫体之作:

汉家伊洛九重城,御路浮桥万里平,桂户雕梁连绮翼,虹梁绣柱映丹楹。朝光欲动千门曙,丽日初照百花明,燕赵蛾眉旧倾国,楚宫细腰本传名。二月桑津期结伴,三春淇水逐关情,兰丛有意双飞蝶,柳叶无趣隐啼莺。扇里细妆将夜并,风前独舞共花荣,两鬟百万谁论价,一笑千金判是轻。不为披图来侍寝,非因主第奉身迎,羊车讵畏青门闭,兔月今宵照后庭。

偶尔写景虽美,但大半篇幅均淫艳下劣,似非伪托,最足代表。又《初宵看婚》说:“洛城花烛动,戚里画新蛾,隐扇羞应惯,含情愁已

多。轻啼湿红粉，微睇转横波，更笑巫山曲，空传暮雨过。”也极不庄重。一作杨希道的《咏琴》、《咏笙》、《咏舞》等，也都是梁陈余风。希道诗列入《全唐诗》卷七六九“无考”中，疑即师道音讹。《咏马》七律一首用事嫌重。

但师道诗也还有些较好的，如乐府《陇头水》：

陇头秋月明，陇水带关城，笳添离别曲，风送断肠声。映雪峰犹暗，乘冰马屡惊，雾中寒雁至，沙上转蓬轻。天山传羽檄，汉地急征兵，阵开都护道，剑聚伏波营，于兹觉无渡（一作度），方共濯胡缨。

《乐府诗集》卷二十一横吹曲辞收有梁元帝、陈后主《陇头水》，又刘孝威所作较佳。而此诗诗语是很自然的，风骨是遒劲的。惟“胡缨”（粗缨无文理，出《庄子·说剑》和《魏都赋》）省称胡缨，易被误解。后来卢照邻、王建、皎然、罗隐等均有作，颇有新意。师道《中书寓直咏雨简褚起居上官学士》写得清新动人：

云暗苍龙阙，沈沈殊未开，窗临凤凰沼，飒飒雨声来。（《全唐诗》注：“洪迈以此四句为绝句。”）电影入飞阁，风威凌吹台，长檐响奔溜，清簟肃浮埃，早荷叶稍没，新篁枝半摧。兹晨怅多绪，怀友自难裁，况复重城内，日暮独裴回。玉阶良史笔，金马挞天才，高甍通散骑，复道驾蓬莱，思君赠桃李，于此冀琼瑰。

诗句是多么优美，通篇层次井然。结尾反用《诗·卫风·木瓜》：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投我以木李，报之以琼玖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”

还有《初秋夜坐应诏》：“玉琯凉初应，金壶夜渐阑，沧池流稍洁，仙掌露方溥。雁声风处断，树影月中寒，爽气长空净，高吟觉思宽。”情景俱真，也很切题。《还山宅》写道：

暮春还归岭，徙倚玩年华，芳草无行径，空山正落花。垂藤扫幽石，卧柳碍浮槎，鸟散茅檐静，云披涧户斜。依然此泉路，犹是昔烟霞。

前四句写还山，中四句写山宅，结联今昔不殊，绾合入妙。惟岭、山、径、路为复。但他笔下的山宅是幽静少人的，描写如画。五绝《咏硯》写道：“圆池类璧水，轻翰染烟华，将军欲定远，见弃不应赊。”诗思亦新。

师道诗佳句很多，如“白云飞夏雨，碧岭横春虹”（《赋终南山用风字韵应诏》）、“日落横峰影，云归起夕凉”（《奉和夏日晚景应诏》）、“薙草生还绿，残花落尚香”（同上）、“九重丽天邑，千门临上春”（《奉和正日临朝应诏》），日本上毛河世宁纂辑的《全唐诗逸》卷上据其家藏千载佳句剩本还有采莲诗句：“采莲江浦觅同心，日暮风生江水深，莫言花重船应没，自解凌波不畏沈。”都可见师道的才思。由于他久居宫廷，生活阅历有限，作诗题材狭窄，所以成就不高，但比陈叔达为优。

谢偃和上官仪更是绮艳诗风的代表。谢偃（？——六四三？年），卫县（今河南淇县、浚县间）人。本姓直勒氏，仕隋为散从正员外，贞观初应诏对策及第，以上封事，太宗引为弘文馆直学士，作赋甚工，与李百药诗齐名，称李诗谢赋。出为湘潭令卒。今存他的诗四首：《踏歌词三首》、《乐府新歌应教》。全是浮靡之词，略举如下：

夜久星沈没，更深月影斜，裙轻才动珮，鬟薄不胜花。细风吹宝袂，轻露湿红纱，相看乐未已，兰灯照九华。（《踏歌词三首》之三。按梁王枢《古意》云：“暮还垂瑶帐，香灯照九华。”《汉武帝内传》：“七月七日乃修除官掖，……然九光之灯。”）

青楼绮阁已含春，凝妆艳粉复如神，细细轻裙全漏影，离离薄扇讵障尘？樽中酒色恒宜满，曲里歌声不厌新，……上客莫畏斜光晚，自有西园明月轮。（《乐府新歌应教》）

上官仪(六〇八?——六六四年)的诗比谢偃要好一些。仪字游韶,陕州陕县(今河南陕县)人。贞观初,进士及第。召授弘文馆直学士,迁秘书郎。太宗每属文,遣仪视草。高宗时为秘书少监,进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。麟德元年下狱死。“工五言诗,好以绮错婉媚为本,仪既贵显,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,时人谓之上官体。”(《旧唐书》本传)今存诗二十首,又《文镜秘府论》西卷引佚句共十句。又张步云《唐代逸诗辑存》补《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应诏》、《五言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》、《赋得凌霜雁应诏》三首。

上官仪的“绮错婉媚”之作可以《早春桂林殿应诏》做代表:

步辇出披香(汉殿名),清歌临太液(池名),晓树流莺满,
春堤芳草积。风光翻露文,雪华上空碧,花蝶来未已,山光暖
将夕。

比起陈叔达的同题诗尤为绮丽。但颈联犯平头,次联又失粘。他还有《八咏应制二首》、《和太尉戏赠高阳公》、《咏画障》等轻艳之作,说什么“瑶笙燕始归,金堂露初晞,风随少女至,虹共美人归”,“翠钗照耀衔云发,玉步逶迤动罗袜,石榴绞带轻花转,桃枝绿扇微风发”,“新妆漏影浮轻扇,冶袖飘香入浅流,未减行雨荆台下,自比凌波洛浦游”,等等,这些诗恐怕更是上官体的效法者所欢迎的罢。由于王勃等人的反对,才使这种诗风得以遏止。

《唐代逸诗辑存》所补上官仪诗三首都较好,尤其《赋得凌霜雁应诏》:“凉沙起关塞,候雁下江干,流声度回月,浮影入长澜。系书天路远,避缴晓风寒,□□□□(原缺)曲,先惊霜翻残。”可惜大部失粘。一向为人所称道的《入朝洛堤步月》也是比较好的:

脉脉广川流,驱马历长洲,鹤飞山月曙,蝉噪野风秋。

《古今诗话》说:“高宗承贞观之后,天下无事,仪独持国政,尝凌晨入朝,巡洛水堤,步月徐辔咏诗曰:(略)。音韵清亮,群公望之犹神

仙焉。”(《唐诗纪事》卷六引)这诗好在疏朗有致,不同于他作。胡震亨独许三、四句,说“音响清越,韵度飘扬,齐梁诸子咸当敛衽矣”(《唐音癸签》卷五)。但其首联犯平头,三句失粘。“此而或犯,未为知音。今代文人李安平(百药)、上官仪,皆所不能免也。”(《文镜秘府论》西卷“文二十八种病”)上官仪对声律对偶本来是有一定研究的,他的“六对”、“八对”之说谈词汇和诗句的属对(《诗人玉屑》卷七引)是很细密的,引起后来崔融、元兢、日本遍照金刚等人进一步深探,《文镜秘府论》西卷“文二十八种病”举了他的佚句“曙色随行漏,早吹入繁笳,旗文紫桂叶,绮影拂桃花(华)、碧潭写春照,青山笼雪花”称为长擷腰病,而“池牖风月清,闲居游客情,兰泛樽中色,松吟弦上声”是长解铎病,说两种句式必须相间。这些研讨是非常有用的,上官仪的疏失正好引起后人的注意。上官体正是齐梁、陈隋体到沈宋律体的过渡。

此外,李义府的《堂堂词二首》(《全唐诗》注:“《万首绝句》题为《题美人》)、陈子良的《赋得妓》、《七夕看新妇隔巷停车》、张文恭的《佳人照镜》、李百药的《妾薄命》、《火凤词二首》、《戏赠潘徐城门迎两新妇》、杜易简的《湘川新曲二首》等,都是属于轻艳的诗,加上上官仪的大批效法者,必然写出过更多的作品,虽盛行一时而失传者必也不少,这些共同形成唐初诗风的一股逆流。

三

然而唐初诗坛自有它的江河万古长流,它能汇纳众川,而荡涤着那些污泥浊水,使之净化。唐初新的刚劲诗风的最早代表当推虞世南。虞世南(五五八——六三八年),字伯施,越州余姚(今浙江余姚)人。清静精思,读书极勤,文章为徐陵所称道。隋时官秘书郎。曾编撰类书《北堂书钞》,所引多古书,便于为文的检寻。人

唐为秦王府参军，转记室，迁太子中舍人。太宗即位后，历任弘文馆学士、秘书监。对太宗多所规讽。书法学智永，妙得其体。太宗称赞他德行、忠直、博学、文辞、书法为五绝。今存诗三十二首。

他的好诗主要是乐府，如《从军行二首》（《唐诗纪事》题作《拟古》）之一：

涂山烽候惊，弭节度龙城，冀马楼兰将，燕犀上谷兵，剑寒花不落，弓晓月逾明。凛凛严霜节，冰壮黄河绝，蔽日卷征蓬，浮云散飞雪，全兵值月满，精骑乘胶折。结发早驱驰，辛苦事旌麾，马冻重关冷，轮摧九折危，独有西山将，年年属教奇（用李广事）。

从这诗可见虞诗的精绝，第三段“结发早驱驰”以下尤佳。《从军行》自王粲以来作者甚多。《乐府解题》：“《从军行》皆军旅苦辛之词。”《广题》：“左延年辞云：苦哉边地人，一岁三从军。三子到敦煌，二子诣陇西。五子远斗去，五妇皆怀身。”陆机、颜延之、吴均、江淹、张正见、庾信、卢思道等所作似均不如虞此诗。隋明余庆也有《从军行》，诗中说：“剑花寒不落，弓月晓逾明。”虞世南的这首诗只颠倒两字，“弓晓月逾明”不是以弓喻月，而是以月喻弓，更觉深厚。剑花指剑上刻镂的花，或说剑霜凝如花也通。凛凛四句写景也朴素自然。这首诗写得英爽而又精工，堪称独步。

明人徐献忠评虞世南的为人和作诗说：

虞监师资（顾）野王，嗜慕徐、庾，髫髻之年，婉舞已著，琨珞之美，绮藻并丰。虽隋皇忌人之主，贞观睿圣之朝，然而善始之爱，身存乱国；准伦之誉（太宗称世南为“人伦准的”），竟列名臣，骈美二陆（以陆机、陆云比虞世基、世南兄弟），不信知名矣乎！其诗在隋则洗濯浮夸，兴寄已远；在唐则藻思萦纤，不乏雅道。殆所谓圆融整丽，四德具存，治世之音，先人而兴

者也。至如“横空一鸟度，照水百花燃”（《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》诗句）、“竹开霜后翠，梅动雪前香”（《侍宴归雁堂》诗句），天然秀颖，不烦绳削。又《长春宫应令》云：“民瘼谅斯求。”《江都应诏》云：“顺动悦来苏。”其视宫体之规（指《新唐书》本传所载世南规劝太宗勿作宫体诗事），同归雅正。石渠东观之思，自非圣主，何能扬休于后世哉！（《唐诗品》，据明朱警刊《百家唐诗》卷首引录，《唐音癸签》卷五引录有删改及缺字，多“意存砥柱，拟浣宫艳之旧”二语，即“其视宫体之规，同归雅正”之意。）

这段评语是很深刻、中肯的。

再看世南的《拟饮马长城窟》：

驰马渡河干，流深马渡难，前逢锦车使，都护在楼兰。轻骑犹衔勒，疑兵尚解鞍，温池下绝涧，栈道接危峦。拓地勋未（一作方，作未较佳）赏，亡城律岂宽？有月关犹暗，经春陇尚寒。云昏无复影，冰合不闻湍，怀君不可遇，聊持报一餐（餐或作飧，讹作飧；《后汉书·李固传》：“窃感古人一饭之报。”注：“谓灵辄也。”事见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。《蜀志·法正传》：“一饭之德，睚眦之怨，无不报复。”语出《史记·范雎列传》）。

《乐府古题要解》说：“古词‘青青河边草’……伤良人流宕不归，或云蔡邕之词。若陈琳‘水寒伤马骨’，则言秦人苦长城之役也。”（卷下）世南此诗写边地作战，艰苦备尝，不如古词委婉情深，而近于陈琳词的以义自守。同对后来杜甫前后《出塞》、《新婚别》等作有深远的影响。还有他的《结客少年场行》：

韩魏多奇节，倜傥遗声利，共矜然诺心，各负纵横志，结交一言重，相期千里至。绿沈明月弦，金络浮云辔，吹箫入吴市，击筑游燕肆。寻源博望侯，结客远相求，少年怀一顾，长驱背陇头。焰焰戈霜动，耿耿剑虹浮，天山冬夏雪，交河南北流。

云起龙沙暗，木落雁门秋，轻生殉知己，非是为身谋。

这诗《唐五十家诗集·虞世南集》“声利”作“名利”，“然诺心”作“然诺情”，“纵横志”作“纵横意”，“戈霜”作“霜戈”，“剑虹”作“虹剑”，“云起”作“风起”，风起二句在天山二句上，与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九五录此诗全同。这诗的精工也是容易看得出来的。前半“多奇节”自然“遗声利”，负志则重然诺，一言而感千里，如伍子胥吹箫乞食于吴市（《史记·范雎列传》），高渐离击筑游于燕肆（《刺客列传》）。后半结客远求，长驱西行，“焰焰戈霜动，耿耿剑虹浮”，写戈动盛气，剑浮明光，很是生动，冬夏山雪与南北河流都是西域奇观，写得扼要。“云起龙沙暗，木落雁门秋”写塞外时景，“云起”与龙沙的“龙”（龙沙指塞外），“木落”与雁门的“秋”（雁门在代北，亦言边地）也是巧应，不显雕琢。此首用事稍多，但不觉为累。结尾“轻生殉知己，非是为身谋”，比鲍照、刘孝威、孔绍安等人同题之作的结尾“今我独何为，轶轹怀百忧”、“昔为北方将，今为南面孤，邦君行负弩，县令且前驱”、“若使三边定，当封万户侯”又自不同，而更为豪爽。《门有车马客》说：“逢君出毛羽（一作借羽翼），失路委泥沙。”“如何守直道，翻使谷名愚？”亦与陆机之作“市朝互迁易，城阙或丘荒，……慷慨惟平生，俯仰独悲伤”同意。

他的《出塞》一首写道：

上将三略远，元戎九命尊，缅怀古人节，思酬明主恩。山西多勇气，塞北有游魂，扬桴（一作鞭）上陇坂，勒骑下平原。誓将绝沙漠，悠然去玉门，轻贲不遑舍，惊策（闻人倓《古诗笺》五言诗卷十五以为当作警策）骛戎轩。凛凛边风急，萧萧征马烦，雪暗天山道，冰塞交河源。雾锋黯无色，霜旗冻不翻，耿介倚长剑，日落风尘昏。

这首诗并见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九七虞世基诗内，题作《同前》（指《出